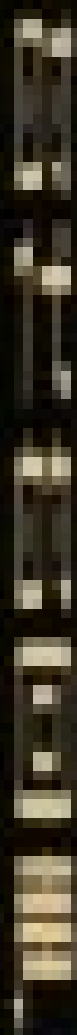


时代的回响



魏金枝著



• • • •

时代的回声

魏金枝 著

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时代的回声

魏金枝 著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1407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4 3/16 字数 82,000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9,000 定价(6) 0.34 元

自序

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这实足的两年里，上海有个以苏商名义出版的时代日报，时代日报上有个文艺性的副刊。我和这个日报的编辑同志有些渊源，他们叫我为这个副刊写些短小的杂文。我不但奉命而行，而且有始有终地写了两年，直到这个日报被逼停刊为止。虽然每篇最长不过一二千字，最短的只有五六百字，但日积月累以后，居然写了十多万字。现在删除了一大部分，又加上那时写的几篇散文，凑成了这个集子，所以就叫做“时代的回声”。

我写这些短文时，所碰到的困难，实在不只一眼。其一是：他们希望文章写得越短越好，越快越好，而我却不习惯于短，更不习惯于快。往往一提起笔来就两三千字，要更短，便象螺螄壳里做道场，觉得转不过身来。快就更难了。第一，我还在教书，不能置之不问；而日报的交通员却老坐在身边等交稿，直叫人越急越写不下去。然而久而久之，似乎也习惯了。至于“书被催成墨未浓”，质量不高，那是当然的事，这就不在话下了。

然而更难的是说话的技术。在白色恐怖中过日子，一不小心，便有“子弹从鼻梁上穿过”的危险。可是不说呢，心里实在不痛快，直说又要闯祸；不得已，只好借题发挥，更不得不迂

回而又曲折。因而有时不敢碰老虎，只得拍拍釘在老虎痰袋边吃口水的蒼蝇，乘便撩几下老虎的嘴巴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是
对着和尚，却罵賊秃；指着家鷄，却打野狗。其間还換了好几个笔名，譬如鳳兮、莫干、高山、鹿宿等等，不下五六个之多。在那时，大家都处在同一的环境中，文章虽然晦澀，讀者也还能在其中得到会心的一笑，但由今日的青少年来看，就必然会有王道士捉鬼念念有詞的感觉。

我已在上面說过，我已將那些短文刪去了一大半。但編輯同志們似乎还不甚滿意，請我再把其中“天真之类”和“把戏”兩篇刪去。我没有同意。大概“天真之类”这一篇，作者太悲觀，沒有看到革命力量的壯大；而“把戏”这篇，則是邏輯性不强云云：我則以为：那时敌我正在肉搏，本来沒有現在那么乐观；但我在这篇文章中，却是以輕蔑来对待敌人的。至于“把戏”那篇，也許写得散落些，但我却扭住了一个反动政府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則：就是向人民要錢。假使不要錢，白看看把戏有什么妨碍呢！我所以这么說，决沒有和編輯同志們抬杠的意思，只是說明一下，表明文責自負而已。

封面設計：章西厓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407

定價：0.34元

目 次

自序.....	I
吉訶德和自由主义.....	1
“糊涂”.....	3
再論糊涂.....	5
論自己的儿子.....	7
尾巴种种.....	9
原子彈.....	11
“不与家奴”.....	13
天真之类.....	15
“盜亦有道”.....	18
管閑事.....	20
猪尾巴.....	22
胡适先生的自由.....	24
放手.....	26
“引誘成奸”.....	28
“不作联想”.....	30
倂幸.....	32
在乎乡村.....	34

論馬肝·····	36
漢奸有獎·····	38
英雄·····	40
提倡之類·····	41
拾黃金·····	44
“木然”與“泰然”·····	46
藝術至上主義的沒落·····	48
君道·····	49
口試·····	50
論諷刺·····	52
移家·····	54
失敗主義·····	56
灶司之與肚痛·····	57
把戲·····	60
鐐鎧·····	62
正名妙用·····	64
“不准自殺”·····	66
民主的丹方·····	68
新聞救國·····	70
何必多言·····	72
令箭上的鷄毛·····	74
不打自招·····	76
論刀法·····	78
耳朵·····	80
違者有罰·····	82

超度.....84

野猪.....86

赶毙.....91

客气.....98

养鷄..... 109

死灰..... 117

吉訶德和自由主义

作为吉訶德精神特点之一的，有人以为就是他的正义感；从好的一方面講，这是不錯的。不过吉訶德的正义感，乃是来自于他所讀过的一切武俠小說之中，而并非由于他自身从现实生活中体念所得的真理，因之他只能成为一个空想主义者，不但把使女当作公主，还把风車当作巨魔，而不惜与之背城一战，終至于头破血流，廢然以返。这就是空想主义者注定的命运，即使是正义感，也无法將他从禍患中拯救出来的。当我们閱讀原著的“吉訶德先生傳”时感觉如此，閱讀改編的“解放了的堂吉訶德”剧本时更加如此。

至于自由主义，和作为空想主义者的吉訶德，又有怎样的分別呢？倘使自由主义者而想彻头彻尾的自由一下，那是十分之九要成为吉訶德先生的。因为吉訶德先生的自由范围是非常广大的，他不但会把风車想象成为巨魔，还会把强盜当作善良人，而去加以解放。解放强盜，在今日未必不是好事，然而那个在吉訶德先生心里的正义感，他甚至会为了中意金色蒼蝇，而反被金色蒼蝇所毒死。中意金色蒼蝇固然是他的自由，而消灭一个象金色蒼蝇那样的生命，大众更有自己的自由。

虽然如此，可是吉訶德也还是不会心服的，因为在他的手

里还执有自由这个法宝，必須要強盜們剝盡了他的衣服，甚至于要了他的性命，这才沒有自由，他才知道自由不得不有範圍，更不能不有保护自由的警覺之心。然而無論強盜小竊，却总看中了吉訶德們的心理，虽然剝了他的外衣，却不去剝他的里衣，要了他的財物，还是放了他的性命。这为什么？就因为吉訶德虽是他們的对头，却也是他們的拥护者。因之吉訶德就决不会在世上絕迹。

还有，倘把吉訶德看作完全愚魯，而又加以輕忽，那又未免太小視他了。須知吉訶德虽然常可被利用作为甲或乙的爪牙，然而吉訶德的性格，却还是生長在吉訶德本人的身上，并不能完全由別人指揮如意的。这就是空想主义的本質。因为既有其本質，也就有他自己的效用，这时候必然不是強盜，也不是官兵，而是他吉訶德的吉訶德。他，既会欺騙自己，也会欺騙別人，因之終日在想象的云雾中过生活，在想象的云雾中死亡，是一种將要消灭的美丽的泡沫。

1946,8,3。

“糊 塗”

褚民誼自說“糊塗”，別人也就說他“糊塗”，于是蓋棺論定，褚民誼便成為一個糊塗鬼了。

其實，褚民誼何嘗糊塗過，倘然真的糊塗，也就不會做到中央委員行政院秘書長了。唯其並不糊塗，才能躋入黨國要人之林，以至居官三四十年，積財千千萬萬之多。不是么，直至身敗名裂，他還念念于中山先生的五臟六腑，將之韞櫝而藏，以為日後請求重審的張本，這樣神智清明的人，還能說是糊塗的么？

即使說他糊塗，那也並不是他褚民誼個人之事。他褚民誼側身黨國之間，難道還是一旦一夕的事？他和袁袁諸公，交接厮混，過的很久，而對於他的趕車放鴛，也都耳熟能詳，並不聞袁袁諸公，有過一言半語的微辭，褚民誼雖然糊塗，袁袁諸公，難道也都裝聾作啞，以為難得糊塗的么？

然而話雖如此說，他褚民誼到底還是糊塗的。他雖曉得投日以求榮，却並未學得妓女的看家本領，兼用眼攝，眉語，腳勾等等方法，使得嫖客們皆大歡喜，于是也可把头上的泥土一抹，大言不慚的說聲：我也是地下工作人員。更糊塗的是：他只知拿中山先生來做牌頭，却不知中山先生死了已是二十多年，不但他的魂魄難返，就是他的那几部煌煌巨著，又何嘗

为“同志們”所真的信奉。他褚民誼只知乞灵于死者，豈不是糊涂以至于透頂了么？褚民誼的所以大呼糊涂不止者，怕就在于这最后一着吧！不然的話，倘他褚民誼而能如以前一样，寓聪明于糊涂之中，放出給楊秀琼赶馬車的手段，一面回头看看秀色，一面揮鞭赶走市民，那就必然在身享富貴之外，又得身入地獄的美名，今日之下，准可和周佛海之类，婆娑起舞于灯紅酒綠之間，何至于子彈从鼻梁上穿出呢？

不过据理論事，自古只有聪明誤人，很少有糊涂誤人的。因为人既糊涂，思想自然簡單，富貴固然不知如何去求，地獄也就不知如何去进，虽然子彈会从后腦穿过鼻梁，那也只好等来了再說。褚民誼在子彈尚未穿进鼻之前，就大呼糊涂不止，这豈非他的聪明的明証么？

1946,8,28。

再論 糊 塗

前論糊塗，糊塗未清，以故再論糊塗。

板橋說难得糊塗，虽是确論，却也难以做到，因为子彈穿过鼻梁，到底还是痛的。既然覺痛，自然还得伸筋縮肉，以示甚痛，其時口虽难言，痛却仍是事实，因之虽是善裝糊塗，到此也就原形毕露，不能再說糊塗是“拾痴符”了。

退而言之，糊塗虽然可裝，却也要裝得象样，也还該裝得使人开心。譬如刘阿斗的裝腔作勢，做作可憐，一等別人看穿心事，就老老实实的招出指使人來，別人虽然丟了一命，他自己也就活下來了，这是裝得象样中的一个。还有个阮籍，他会裝醉之外，还会裝青眼白眼，那也是裝糊塗的能手。然而那样的能手，必須絕灭了火气，也必須絕灭了良心，不然的話，也会大禍臨頭。所以嵇康說阮籍的保下生命，还是司馬昭保持之功，則裝糊塗之难，可見一般。

至于裝得正好使人开心，那就更难。傳說一位母亲在房里洗澡，两个幼孩在盆边白相，当母亲洗擦下身之际，不免七尺作声，大的孩子認錯声所自来，又为了要討好母亲，就說：“母亲！屁股会叫的。”母亲掄手就是一下耳光。弟弟認為阿哥討了沒趣，原因在乎以不能叫的为能叫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定可討得母亲的欢心，于是就接着說道：“母亲，屁股是不会叫

的。”結果母親又是一個耳光。由此觀之，討人開心，確乎不能糊塗地犯別人的忌諱，而須看准別人的心意。但也並不是就該認真之謂，譬如趙高的指鹿為馬，倘使當場指正是鹿，那也會馬上得罪，六斤四兩立刻不保。因此最好的辦法，必須做主人的蛔蟲，知道主人的心理，而適投其所好。

不過做蛔蟲雖然容易老早得到情報，知道主人的喜怒，但有些主人，並不只是叫你舐舐癰，當狗叫而已，有時會叫你給他去墳墓里趕狐狸，或是給他在陰司里做伙伴，那又怎麼辦呢？那時候最好的辦法，自然是要先有阿Q的精神，然後熟讀聖賢之書，不能說他自己去就死，而應認為白日飛升，或是攀龍附驥，於是援照吃得苦中苦之例，也便成為人上之人。那時痛雖還是痛，而糊塗也就變成為慷慨激昂了。

然而這樣的裝法，也得先備一個條件，就該在七竅之中，用水泥把其餘的六竅，完全填住，剩下的一竅，又必須玲瓏透剔，以便專門作為猜摸主人心理之用。到那時候，凡該糊塗的地方，便好叫它糊里糊塗，不該糊塗的時候，又是玲瓏透剔。這才會各得其所，適如其分。

這大抵就是板橋所說難得辦到的地方吧！然而難難，萬個難。

1946,8,31。

論自己的兒子

陶詩有云：“天命既如此，飲酒復何疑！”這位詩人為什麼這樣慨嘆呢，就為了他的幾個兒子，除了但覓梨栗以充口體之養以外，又是不好文術，不識六七。復興既已不能，生兒又復如此，於是不得不埋怨天命，把酒來麻醉自己的頭腦了。

其實但覓梨栗，倒確是小儿常事，即使上樹而軋破衣服，也不妨說是憨態可掬，何況還知道自己去覓而並不向父母瞎纏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陶詩人是本該可以聊以自慰的。倘使等而下之，兄弟鬩牆，弄得頭破血流，那時做父親的，除開引杖而撻之，怕也別無他法，難道真的一氣之下，便去跳黃浦不成。因此我就得說，陶詩人的發恨飲酒，未免胸懷欠廣。

何況大名之下，本是難以為繼的，自古文人的子孫，果有幾個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，倘能這樣一想，恐怕只好怨恨自己爬得太高，再不會恨惱子孫消乏無用了。若更回頭向後看看，象桓玄那樣的子孫，總算能夠繼父之志了，無如画虎不成，只落得一個竊國者誅，則爭爭梨栗，到底還是薄物細故，不會有什麼性命之虞的。

因此最可怕的，倒是一些象孔融那樣斯文而又知禮的兒子。倘讓梨而出之于衷誠，當然無話可說，所怕者滿臉仁義道德，而內部却是一肚子的男盜女娼。那時做父母的，既負知子